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婆羅岸全傳 第六回 重敘舊大鬧繡房中 枉留情初設偷香計

卻說馬家的婆娘，留范二虎歇了去。范二因為媳婦礙眼，走了。一夜無話。到了次日，蘭姐起來，打扮得妖妖嬌嬌的，專等那況家的後生來到。婆娘看了道：「今晚我帶著小英兒睡罷，也要叫他離離身。這孩子夜來還不大鬧人，倒是個好溫柔性格兒。」蘭姐道：「娘昨兒聽見說要補吃壽酒哩，可也記得是記不得了？」婆娘道：「還怕他不帶些來孝敬我麼？」蘭姐道：「孝敬是他的意兒，我們也該備點兒待著他的。」母女正在這裡計議，外邊有人叩門。婆娘立起身來道：「只怕是況家哥來了罷。」走著問了一聲，只聽道說：「乾娘是我。」婆娘於是三步做了兩步的開了門。見況家的接了進來，一直走進房裡。蘭姐早已聽見，故意的一閃，閃在牀後邊。那小英兒見娘走了，又見一個生人進來，便呀的一聲哭將起來。那後生回頭向婆娘道：「乾娘，妹子往那裡去了，丟了姐兒在這裡？」婆娘知道女兒故意躲了，笑道：「昨兒女婿見你來，疑心起來。當下接了去了。小英兒是我留在這裡，住兩日的。」那後生聽了有幾分像，便不做聲坐下。婆子抱起英兒笑個不住。蘭姐在牀後邊，不由的笑將起來。那後生方知躲在那裡，也笑道：「妹妹不理我罷了，為甚要躲去哩。」蘭姐笑著走了出來，道：「但許你昨日做詩，我們偏是不會做詩麼。」婆娘接口道：「我抱住他，還沒倒茶你哥兒吃哩。你可倒杯兒。」蘭姐聽了，拿了個杯，遞了與況家的。況家的忙過來接了，順手抓了他一下手心。蘭姐伸手去他臉上摸了一下，婆娘看了笑道：「你們真見不得面，一見了就要動手動腳的。」兩個笑了，連著坐下。婆娘道：「我們吃飯過了，來鬥幾牌兒，我倒久沒來這東西了。」那後生道：「正是我也想他哩，乾娘把姐兒放下，速些做飯吃，我買菜去。」說著走了出來。身邊摸出一錠銀子，買了些雞魚鴨肉之類，提了回來，交付婆娘收拾了。

大家吃過了午飯，蘭姐忙將牌兒取出來。抹淨了桌子，大家坐了。婆娘笑道：「我都忘記了，還沒錢哩。」況家的道：「乾娘慣會哭窮，我橫豎不問你借便了。」蘭姐道：「你這麼說，我也還要想方哩。」笑了一笑，將腳尖兒勾了況家的一下腿，兩下會意。況家的在腰裡一摸，笑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只剩了一錠，只夠我一個人本麼。罷了！借與乾娘罷。」蘭姐道：「你也特做模樣子，可就只這一錠了。」說著伸過手來，在他腰裡亂摸，順著一把握了那話兒一握，笑著道：「這裡不是有兩錠哩。」婆娘道：「罷了，他這一錠和我公著些，你贏了盡你拿去便了。」

於是坐下，打了一會子。先卻是況家的贏著，婆娘道：「贏了我的，也是我的；贏了你的，也是我的。儘管都你贏些罷。」況家的知道他有些不舒服了，就故意把錢輸了與他。婆娘歡喜起來道：「可是我說總是我的。」蘭姐贏了四五錢銀子，未到黃昏歇了局。盡行推了婆娘面前，道：「這是我贏的，也與了娘罷。我可要吃杯酒了。」婆娘得了一錠，喜的閉不住口。聽了蘭姐的話，連忙溫了酒，將菜兒排得停當，三人和小英兒一桌兒吃了。蘭姐面上微紅起來，越添了許多的妖態。斜著臉兒，只管對著況家的笑。況家的將腳悄悄伸過來，勾他的腳。他暗暗的兩腳夾住了不放。況家的笑著哀求道：「好妹妹，饒了我罷。是我的不是，再不敢了。」那婆娘只管帶著小英兒在桌上和他玩，哪裡來顧他們。

少頃，英兒要睡了，婆娘道：「我送他臥下了來，你們還吃一杯，好吃飯的。」說著，抱了英兒裡邊去了。蘭姐向況家的道：「我的酒是吃不得了，你可還吃一杯兒。」況家的道：「吃是還可以吃，只是這杯子不好。」蘭姐道：「要甚杯子才吃哩？」況家的笑著，嚕嚕嘴。蘭姐果真銜了一口酒送到他嘴邊來，況家的接了，順手摟住在懷裡，伸手下邊摸著。蘭姐也去他身邊調弄。仍舊又飲了兩杯，立起身來。況家的和他走去邊旁椅子上。捺他坐下，提起他腿來。卻了裡衣，暫且這些酒興，弄了有一個時辰。蘭姐道：「我和你還吃杯去，你的酒還未足興哩。」況家的道：「正是還要吃酒，回來房裡，玩他個一十二套。」說著笑了起來，仍到桌前坐下。蘭姐道：「耽誤了這半天酒都冷了。」話未說畢，婆娘走了出來，拿著壺酒道：「酒可不熱了，這裡是熱的。你們吃一杯，可要吃飯了。好一晚上，我都眼皮兒磕住要睡去哩。」況家的道：「酒是夠了，乾娘也該吃碗飯，我們只還飲三杯罷。」蘭姐兒也催著他娘吃飯，婆娘只得先吃了。兩個又將近吃去半壺，真正不能下去，方才吃了些飯。蘭姐暗暗去打了一桶子熱水，去房裡放了。敷衍了婆娘去安置了，然後和況家的進房，將門關上。又將先前打的水，傾在盆裡。叫況哥洗了，自己也去洗淨。

是時卻是二三月間，不大寒冷，兩人當下解衣上牀，況家的又吃了幾杯，那物事越覺得壯了。叫蘭姐兒撫摸了半晌，蘭姐道：「你自從我嫁了范家去，沒得在一處，可又往別處和人好了麼？」況家的道：「你到范家去可還想著我哩，我和你的心，有誰能到得這樣好的，我要是和別人好，今日還來會你麼！」說著，伏上身去，蘭姐高蹺著兩腿，讓這後生盡興的抽送了一番。哼著道：「我的好哥哥，今日才快活死了我。」況家的知他受用，越逞淫興。直弄到夜半以後，方兩下裡摟住睡了。

到了次日早上，婆娘和小英兒先起來了。惟恐范家有人到來，忙喚起況家的來道：「我的兒，不是我催你去，遇見范家的人，恐不大便。你可過一兩日，再來玩耍。」況家的聽了，答應道：「正是，乾娘算得到。這麼疼我，比親娘還勝幾倍兒。」說著，來牀邊辭別蘭姐。蘭姐還戀戀的不忍舍他去。道：「你可明兒來，我還有要緊的話和你說哩。」況家的答應著去了。這裡起來梳洗，仍舊帶住了小英兒，不在話下。

這況家後生，此後又來了兩遭，范家方來接了回去。卻說這范二虎，在縣中原是個有架勢的頭役，通縣裡誰不聞他的名，況今接了他兒子范昆上來，伏著老子的勢，不管好歹，只是借事生風，訛詐人的錢財。人都怕他老子，也沒有和他鬥氣的，總是多少破些鈔就也罷了。這幾年，也是這范二父子們的運氣好，是來的官，大半俱是手兒伸的長長的。俗語說的「錢到公事辦」，又說道：「六扇門兒八字開，有理無錢莫進來。」連個堂堂的縣官，都好的是此物，這起做公的，那裡有個退財神的。所以，這范二虎和兒子，都是狐假虎威，不曉得弄多少眼淚錢。他只當不心疼的，有了就用，用了又有。家裡也積聚得有三五千金的事。終日父子們在外面，不是賭就是嫖，狐群狗黨的，三朝兩日沒有不應酬的。

一日，范昆和同事的一個姓白的，喚做白強，在院子裡和葛愛姑愛聚賭。座中有個姓朱的，叫朱應言，也是死了賭裡的，這葛愛姑喜的是錢，時常約了去賭。於是范昆就同朱應言漸漸相厚起來，做了個賭友。既而這朱應言賭的銀錢盡了，先是將妻子的頭面首飾偷了出來，後來自己穿的衣服都脫下賭了。范昆和白強說道：「朱大兄輸得狠了，我們約幾個人，到他家賭一局，也讓他抽一次頭兒，把身上的衣服贖了出來穿了。這朱大聽了，巴不得一聲，就纏住了范昆和白強。兩人只得同了一伙人，來到朱家賭了一日。

可巧，范昆出去解手時，一眼瞥見那朱家的妻子，有幾分姿色。心裡想道：「這雌兒竟有這樣的容貌，可慢慢的出樣子，定要弄他到手。」一頭想，一頭仍舊入場賭了。及到散後，在路上和白強商議道：「你方才可看見朱大雌兒，倒是個可意的人兒哩！」白強道：「我沒看見，便是好也是別人的。你愛他卻怎麼？」范昆道：「我的哥，我和你商量，可有什麼法兒，我要弄他上了。」答道：「這也不難，如今朱大輸空了，他雌兒的物事，盡被他花去了。你能夠替他，想個方兒，辦了還他。那人必定心中感激你的，然後漸漸入門，自然得到手了。」范昆聽了這話，一時間計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有了計了，真個的妙。說著別了白強，回到家中。一宿晚景不題。

次日清晨起來，走到縣中，應了個卯，急忙去朱應言家相訪，正好那朱大尚未出門。見了說些閒話，接口道：「你昨兒的事，衣服可能夠贖哩？」朱大道：「衣服卻也夠贖，只是老婆咕嚕得緊，正沒個頭腦。」范昆笑了一笑道：「這也打什麼緊，我的哥！你只和我合著氣，這些事都是在我身上，包管替大嫂辦了來。」朱大聽了，那裡知他話中有話，極口的奉承了他幾句。范昆心裡喜道：「這個人，眼見得著了我的道兒了。」當下不敢造次，和朱大出來游了半日，各自回家。

自此一連在朱家走了四五日，竟沒有再遇見這朱大的妻子一面，心裡好似貓兒抓的一般，恨不得一下子入了谷。那知這天邊雁

兒，越望越覺得遠了。朱大得了他句話兒，也就看做個活菩薩似的。在他面前不時的賠些小心，只望成全自己的事，卻不敢過味的煩絮他。這范昆想道：「朱大的雌兒，好似螢火蟲兒，照了一面，便不見了。朱大又想著我替他出樣子，贖出他雌兒的物事來。我想這件事，須得要幾十兩銀子，才能夠辦。不如且賺他一下子看，倘中了我的計，這便容易應付他了。」

當下走到朱家來尋朱大，坐了說些賭局中的話。接口道：「有一個趣事，特來和你講。不知道你家的嫂子，可是個興頭人哩。」朱大道：「甚麼事，卻用得著婦人家？」范昆道：「昨兒同著幾個朋友，說起大家要來結拜做異姓兄弟。算了連你在內，有了十個人。結拜之後，自然是通家往來的。恰好這十個人，都是有妻子的，莫若也叫他們結為姊妹。我們做了十弟兄，他們也是十姊妹。你想這一件事，可也趣是不趣？但我們的事，是自己做主，這都是易辦的。至於各人的妻子，也有喜歡熱鬧的，也有不好應酬的，這卻要他們自己情願的。所以我才特來說這事，不問你肯不肯，但問你家嫂子可興頭不興頭？我的哥，你就進去問問來，將我的話細細講一遍，他就明白了。橫豎我們結了義，將來也是要見面的，和自己的叔嫂一樣哩。」朱大聽了道：「我們的事好做，這起堂客倒是個費唇舌的哩。」說著那嘴往裡邊一嚙道：「我家這個就是難說，一來熱鬧起來，大家會著了，不似我們有的穿也罷，沒的穿也罷。他就要比較著，怕人笑話。二來要有閒錢，一動身，少也要三五百文。再要我們賭起來，這可就沒定數了。三來還要心裡樂於去，你說可不是難麼？既哥這麼說，我且進去和他講去。」

說著往裡就走，他娘子正在房中做些針黹，朱大坐下道：「外間范大爺方才來說，約我同他們拜個兄弟，共有十個人。」他娘子忙道：「你們拜你的兄弟去，來告訴我做什麼？」朱大道：「他還說叫你們也拜個姊妹，就是這十個人的妻小。范大爺說我們將來做了弟兄，都是要通家往來的。這一辦，彼此就可以不避嫌疑的了。」他娘子聽了，不覺的紅漲起臉來，半晌不做聲。朱大只認是有個依允的意思，立起身來道：「你的意見以為何如？我看這也沒甚不便當處，我就去應允他罷。」他娘子道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，一個女流家，不叫他安分守己的，卻做這樣無益的事。也虧這個人說得出來，你還來說與我聽。你自己不學好，跟著這三倒兩歪的朋友，弄得家裡罄盡罷了。難道叫我也和這沒根坯的漢子，在一處去男女混雜不成麼！你可別要同這起人在家裡來，我是沒好氣的。」說著哭將起來，朱大悶著一口氣，說不出來。想道：「范家的坐在外邊，等著他的回話。他又這般模樣，若是直言回去，惟恐心下不歡喜。自己還望他助一臂之力哩。卻怎樣是好？」

一邊想，想著，只聽外邊喝道：「朱大哥可說完話，我還要有事去哩。」這朱大急急的出來。面上紅一陣，白一陣的。范昆見他的氣色，望著他只是不言語，心下早已知道，這事有些不諧的了。問道：「怎麼說？」朱大道：「一時他還不能定局，你讓我慢慢的和他說，哥的話我總要照樣做的，也由不得他不肯。」范昆道：「他如不肯就罷了，我也是一時之興，原不過於強人哩。」朱大聽了，點著頭道：「正是這麼說，這事不過大家興趣，我是深知哥的意兒的。這般不知好歹的人，那裡曉得。抬舉著他，還在那裡拿般做勢的哩。」范昆見他這樣的話，明是計兒不行了，就打了花兒走了。要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